

附属国大的杨秀桃音乐学院“白手起家”，从借力两大名校，“借来”师资，到借助伙伴院校的优势，通过本科、硕士及成人教育，不仅培养出像日本爱乐乐团首席指挥黄佳俊这样的顶尖音乐家，校友中也不乏杰出的行业管理与创业型人才；不仅注重音乐专业本身，也践行音乐服务社会的理念。如今仍在为培养多元技艺与触角，洞悉时代潮流与行业趋势的音乐家而努力。



杨秀桃音乐学院大楼2006年落成，是一座美轮美奂的现代化音乐学院，既有古典而堂皇的音乐厅，也有时代前沿的科技设备。（杨秀桃音乐学院提供）



杨秀桃音乐学院20周年庆典音乐会，是一场集合器乐声乐、灯光舞美等多媒体的大型学生制作。（杨秀桃音乐学院提供）

不只培养音乐匠人

杨秀桃音乐学院创办20年

张鹤杨 / 报道

zhanghy@sph.com.sg

在2023年6月最新出炉的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实现历史性跃升，首次跻身世界前十，排名第八，声名大噪。然而较少人知道的是，在国大校园西侧紧挨国大文化中心处，坐落着一幢遗世独立的现代建筑——这便是附属国大的杨秀桃音乐学院。

杨秀桃音乐学院2003年8月开学，首批学生只有三四十人，后增加至每学年50人左右。涵盖钢琴和管弦器演奏、作曲和录音等专业，毕业生和其他院系生获得同等的国大学位。然而挂靠一所综合大学开设音乐学院的模式，其实并不常见。

杨秀桃音乐学院首任董事会主席吴友仁介绍说，世界上主流的音乐学院如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、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都是完全独立的学校，以器乐演奏、作曲和指挥的专业训练为重心；也有综合大学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音乐部，教学上更偏人文色彩。杨秀桃音乐学院则是二者的折衷之选，其模式借鉴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皮博迪音乐学院。

吴友仁说：“这要感谢当时的陈庆炎副总理，他对音乐学院的筹办非常用心，亲自组团到世界各地考察办学模式。事实证明，他的决定正为新加坡的艺术生态持续输入养分。”

受两大名校滋养 培养综合人才

从创办伊始，学院的定位就是立足新加坡，打造亚洲的一流音乐学院。然而从零开始绝非易事，依托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皮博迪音乐学院两大品牌是成功的第一步。

创院时担任学院乐团指挥，现任杨秀桃音乐学院副院长陈子乐副教授说：“站在学生角



前总统陈庆炎（居中）与夫人（右一）出席杨秀桃音乐学院20周年庆典音乐会，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副主席杨颖仪（左一）、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（左二）、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托奎斯特（左四）合影。（杨秀桃音乐学院提供）

度，入读一所新学校成为首届学生是极大的冒险，因此新加坡国立大学这块牌子至关重要。此外，作为音乐生，老师的名气甚至比学校更重要，这要特别感谢首任院长巴克斯特（Steven Baxter）请来了顶级师资。”

吴友仁说，当时新加坡无人有办音乐学院的经验，从图书馆的书到教职员甚至到院长本人都是从皮博迪“借来”。他补充说，之所以选择折衷的“皮博迪模式”，是希望不只培养“音乐匠人”，也让学生接受全面综合的高等教育。作为国大的本科生，除了本专业的课，也要完成大学层面的通识课，增加与社会接轨的就业能力。

因此在目前的杨秀桃校友中，不仅有日本爱乐乐团首席指挥黄佳俊这样的顶尖音乐家，有超过百名交响乐团演奏家（其中新加坡交响乐团14人、新加坡华乐团三人），也有本地大都会管弦乐团的总经理刘嘉桦，中国演艺公司“卫

律文化”的高管冯大卫，马来西亚“The Rondo Production”的创办人黄嘉富等管理与创业型人才。

成为新加坡人和国大学生的音乐学院

“当政府在1999年提出建设本地的音乐学院时，新加坡交响乐团已经成立20年。”也是现任新加坡交响乐团主席的吴友仁指出：“作为艺术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（创办）音乐学院势在必行。而且在上世纪末，全世界都在看好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。建设亚洲一流的音乐学府，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潜力。”

另一方面，陈子乐说：“放眼20年前，在本地做艺术政策、管理和行政工作的人大多没有艺术实践背景。如今，我们看到杨秀桃的校友深入艺术生态的各个层面，实现了本地艺术生态的专业化，这也是学院创办的初衷。这不仅通过我们的本科和硕士教育，也通过成人教育完成。”

2020年起，杨秀桃音乐学院面向公众开设持续教育与培训课程（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，简称CET）包括指挥、作曲、录音技术、音乐产业等领域。陈子乐说：“在杨秀桃音乐学院创办前，也有很多新加坡人有意愿但没机会接受高等音乐教育。目前，全日制就



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托奎斯特（中）与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为（左）与学术院长朱惠心签署合作备忘录。（杨秀桃音乐学院提供）

杨秀桃的本地学生比例约为四成，而CET是我们对更广大新加坡人的社会责任。”

陈子乐从今年起兼任国大学生事务处副处长，主管国大艺术中心（Centre for the Arts）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艺术将在国大的教育体系中扮演更普惠的角色。他透露，从2023年8月开始，学生参加国大交响乐团、管乐团、华乐团和民族舞蹈团等团体，将会获得学分。

“这是实现国大更宏大的艺术教育愿景的第一步。”陈子乐说：“杨秀桃音乐学院已经积累20年的音乐教育和艺术管理经验，我们将毫无保留地与国大大家庭分享。”学院也正在研究探讨与其他院系学生分享更多教育资源的可能性。

培养行业领袖 助益人类健康

秉承着培养顶尖音乐家，同时以音乐服务社会的理念，杨秀桃音乐学院近年来也开设不少创新学位项目，如“音乐与社会”和“音乐协作与制作”两个本科专业，以及“音乐引领硕士”（Master of Music Leadership）课程。

“各行各业都需要领袖，我们有商界领袖、政治领袖、基层领袖，音乐行业也是一样。”陈子乐说：“在2022年1月推出音乐引领硕士课程之前，我们与行业内的利益相关者如教育部、国家艺术理事会等广泛接触并深入沟通，大家普遍关心人才的培养。我们招收的学生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，十年后他们将是新加坡音乐行业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。”

2022年，学院设立音乐与健康中心（Centre for Music and Health），希望在医疗延长



长期兼任杨秀桃音乐学院主席和新加坡交响乐团主席的吴友仁认为，音乐学院的创办是新加坡音乐艺术生态的必要组成和延伸。（档案照）

人类预期寿命的同时，以音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。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托奎斯特（Peter Tornquist）说：“当今医疗已在倡导减少用药治疗，因为药物不仅会产生副作用，也会产生抗药性。而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音乐可以对失智症等患者产生积极干预。”

托奎斯特分享自身经历说：“我的岳母是业余管风琴师，年轻时在教堂弹琴。后来她罹患失智症，病情恶化到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识。但当我们把她年轻时家里用的小风琴摆在她面前时，她却情不自禁地弹起巴赫的赞美诗，脸上洋溢着喜悦。如果我们的研究可以解开这个谜题，那么对于失智症的干预将有极大的突破。”

借力伙伴院校 为未来产业铺路

曾任挪威音乐学院院长八年的托奎斯特2022年初来到新

加坡就任。如果关注他的社交媒体，会看到他在不停地出差，主题之一是伙伴院校签约。目前，杨秀桃音乐学院与世界各国共22所院校签有合作备忘录、师生交换等项目。

“伙伴院校（partnership）对于杨秀桃音乐学院至关重要，为学生的未来铺路。”托奎斯特说：“通过建立伙伴院校，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与志愿，更好地向学生推荐深造院校。同样，伙伴院校也更信任杨秀桃音乐学院的教学水准。”

他举例说，芬兰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在指挥、音乐学等学科专业领先，录音工程是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特色专业；今年（2023年）6月，托奎斯特在中国与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签署更深入的合作备忘录，不仅增强学生交流项目，杨秀桃音乐学院副院长斯坦博（Brett Stemple）也获得天津茱莉亚的大号（tuba）教职。

托奎斯特说，天津茱莉亚由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直接办学，以英文授课。学院不设本科课程，只有预科和研究生级别的重奏（包括钢琴、室内乐和交响乐）专业，与本科生占最大比重的杨秀桃音乐学院完美互补。他指出，交响乐团至今仍是音乐学院最大的就业市场，目前，杨秀桃音乐学院有87名校友在中国的交响乐团任职。

“一般公众对于音乐学院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训练演奏者，在国际比赛上得奖后成为独奏家的模式里。然而这个模式早已成为历史，如今的音乐家需要十分多元的技艺与触角，洞悉时代潮流与行业趋势。”

托奎斯特指出，20世纪音乐产业最发达的领域之一是电影配乐；而在21世纪的当下，游戏音乐的产值是电影音乐的五倍。“虽然我们没有电子音乐制作专业，但我们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是合作伙伴。背靠好莱坞这个电影工业基地，南加大音乐学院的电影配乐专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如果我们的本科生，无论是作曲或演奏专业，在学习探索的途中对影视或游戏音乐产生兴趣，我们就会给予适当的深造和择业指导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的影视作曲大师，早期都接受过正统、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。”

在未来五年里，托奎斯特计划每年都要拓展新的伙伴关系，与更多的顶尖学府建立合作，为学院建立广泛的人脉，为学生的未来铺路。



陈子乐（左三）在为音乐引领硕士班的学生上课。（杨秀桃音乐学院提供）